



大会

Distr.: General
12 August 201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六十九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69(c)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状况及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白俄罗斯人权状况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递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米克洛什·哈拉兹梯依照人权理事会第 23/15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14-59088 X (C) 030914 030914



请回收



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23/15 号决议提交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的。报告重点阐述白俄罗斯结社自由的状况，以及法律框架和法律实践对非政府组织和人权维护者的影响。特别报告员指出了该国民间社会组织和人权维护者开展活动的主要障碍。调查结果表明，这类组织和个人仍然承受着极大的政治压力并处在限制性的监管环境中，而且在官方框架以外开展的民间活动都构成刑事犯罪。这些政策违反了该国的国际人权承诺，故意妨碍公民行使其充分和全面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特别报告员还提出了旨在改善人权状况的建议。

* [A/69/150](#)。

一. 导言

A. 背景

1. 本报告由人权理事会第 23/15 号决议授权，主要涉及白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立法和实践对人权维护者的影响。
2. 人权理事会 2012 年第 20/13 号决议规定了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任务，其任期已被两度延长。
3. 在 2014 年 6 月 27 日关于白俄罗斯的第 26/25 号最新决议中，委员会“深表关切的是，白俄罗斯存在系统性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持续侵犯人权的情况，被拘留者遭受酷刑和虐待，白俄罗斯政府对政治反对派强迫失踪的案件不作反应，作出侵犯人权行为者逍遥法外，存在相当于强迫劳动的侵犯劳动权利的情况，反歧视立法存在相当大的空白，辩护律师受到压力，议会缺少反对党的参与”。
4. 在其向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提交的报告（[A/68/276](#)）中，特别报告员重点讨论了白俄罗斯选举进程中的人权问题。报告特别探讨了在选举进程中系统性侵犯人权的模式，并指出现任总统已任职接近 20 年，而且反对派成员很少有人入选议会。特别报告员还强调，一个自由运作的民间社会与人们享有真正的定期选举权，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5 条(b)项规定的“保证选举人的意志的自由表达”，存在直接联系。¹ 值得注意的是，在存在不自由和不公正的选举的情况下，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是首当其冲被侵犯的权利。
5. 过去二十年来，白俄罗斯一直存在对民间社会行为者大规模施加涉及多次暴力行为的压力和骚扰的模式，特别是在总统和议会选举期间或结束后。最近的一个例子是 2010 年 12 月 19 日的总统选举，当时有超过 600 人被拘留，数十名民间社会活动人士、记者、政治人士及其支持者被捕。不少人随后受到审判并被判以监禁。² 许多民间社会组织和人权维护者的办公室遭到安全官员和/或警察的突击搜查，并且设备和文件被没收。多名观察员、研究员和人权专家预计，在即将举行的 2015 年总统选举期间，同样的情况还会再次发生。
6. 在其向人权理事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提交的报告中，特别报告员强调指出，白俄罗斯的总体人权状况仍然未有显著改善。³ 系统性地不尊重人权以及频繁侵犯和否定包括结社自由在内的基本自由早已成为普遍的结构性问题。国家立法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限制，但在这些方面的改进工作缺乏进展或政治意愿，

¹ 第 2200 A (XXI) 号决议，附件。

² A/HRC/20/8，第 45 段。

³ A/HRC/26/44，第 2 段。

这表明白俄罗斯的侵犯人权行为具有系统性和全局性。这种状况对民间社会的运作产生了直接影响。

B. 方法

7. 虽然本报告旨在概述长期以来影响白俄罗斯民间社会的整体状况，但也非常重视最近的事态发展。

8. 在编写本报告时，特别报告员以独立、客观、公正和与包括白俄罗斯政府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合作的原则为指导。

9. 特别报告员自被任命以来再三联系该国政府，但一直得不到任何回复。最新的一份来文是在特别报告员任期延长之后送交的，其中重申了访问该国以及与该国当局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开展对话的请求。⁴ 遗憾的是，该国政府再三拒绝承认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未批准其进入该国。

10. 然而，特别报告员能够远程从主要和次要来源收集信息，其中包括白俄罗斯和国际的民间社会组织和人权维护者编写的公开分析报告、研究论文、媒体报道、个人来文，以及可公开查阅的政府声明和报告。

11. 在编写本报告时，特别报告员首次使用了一份调查表，以收集第一手资料，了解白俄罗斯非政府组织成员和人权维护者在适用该国民间社会运作相关法律和条件方面的经验。更具体地说，调查表征集了有关登记、筹资以及骚扰、拘留、不人道待遇、审判或限制行动或表达自由的指控的信息。

12. 截至 2014 年 8 月 1 日收集到的信息已经过充分研究和分析，个人案件和描述也已经予以核实。本报告的信息无意详述各种状况和情形，仅用于强调白俄罗斯民间社会行为者面临的主要趋势和模式。

13. 此外，特别报告员也探讨了联合国人权机制提出的相关意见和建议，并将白俄罗斯普遍定期审议的建议和条约机构对白俄罗斯的审查作为本报告的专题框架。在开展工作期间，特别报告员也向专题特别程序征求意见，尤其是针对人权维护者以及结社和集会自由的特别程序。

14. 根据收集到的事实资料和分析，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最后一章提出了改善白俄罗斯民间社会相关领域的人权状况的建议。

二. 与人权维护者有关的国际法律框架

15. 国际人权法提供了一个广泛框架，以支持各国履行其义务，特别是保护并促进人权维护者的权利，为其开展工作营造一个安全有利的环境，以及尊重其结社、

⁴ 2014 年 7 月 22 日向白俄罗斯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发出的普通照会。

集会和表达自由权以及其他权利。大会第 53/144 号决议中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人权维护者宣言》）载有一系列以各项人权标准为基础的原则和权利，这些人权标准也载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其他国际文书，尤其包括《世界人权宣言》（第 20 条第（1）项）⁵ 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¹（第 21 条（和平集会的权利）、第 22 条（结社自由的权利）以及第 19 条（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和不受干涉地持有主张的权利））。

16. 国际人权机制，特别是相关特别程序——人权维护者状况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前的负责人权维护者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及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各条约机构的工作已为进一步阐明这些权利和制定概念纲领作出了贡献。⁶

17. 2011 年，人权理事会通过了关于保护人权维护者的第 13/13 号决议，敦促各国采取及时有效的行动，防范并制止针对人权维护者的攻击和威胁。2013 年 3 月，理事会通过了第 22/6 号决议，该决议侧重于对立法的使用问题，以便为人权维护者营造一个安全有利的环境提供重要指导。该标志性文本代表着各国反对滥用立法和将维护者定罪的坚定立场。⁷

18. 《人权维护者宣言》第 18 条承认了人权促进和保护者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确保社会的开放性和多元化，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为促进民主社会、民主体制和民主进程的进步作出贡献。然而，只有在一个安全有利的环境中工作，得到国家、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承认和赋权，人权维护者才能发挥好这个作用。

19. 人权维护者问题特别报告员阐明了为人权维护者营造的安全有利环境应具备的要素，其中包括：有利的法律、体制和行政框架；司法途径，终止侵害人权维护者行为的有罪不罚现象；强大和独立的国家人权机构；有效的保护政策和机制，注重风险群体；对妇女维权者给予特别关注；非国家行为方尊重和支持人权维护者的工作；安全、开放接触国际人权机构的机会；强大和充满活力的人权维护者群体。⁸

20.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第 25 号一般性意见中表明，”公民还通过与其代表公开辩论和对话或通过他们组织自己的能力来施加影响而参与公共事务。保障言论、

⁵ 第 217 A（III）号决议。

⁶ 见《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的评注（2011 年）（www.ohchr.org/EN/Issues/SRHRDefenders）。

⁷ 另见人权理事会关于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权利的第 24/5 号决议，关于与联合国、其代表和人权领域机制合作的第 24/24 号决议，以及关于在和平抗议的背景下增进和保护人权的第 25/38 号决议。

⁸ A/HRC/25/55，第 61 段。

集会和结社自由可支持这种参与”。⁹ 人权维护者问题特别报告员一再强调，十分重要的是，人权维护者应能行使见解和言论自由权、结社自由与和平集会权，而不受法律上的不当限制或实际上的不当限制。¹⁰

21. 正如人权理事会第 22/6 号决议强调的那样，遵守《巴黎原则》的国家人权机构也在确保为人权维护者营造一个安全有利的环境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¹¹

22. 集会和结社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指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未对已注册和未注册社团加以区分。¹² 因此，根据《公约》第 22 条和《人权维护者宣言》第 5 条，团体的创始人可自行确定是否为其非政府组织注册，以取得合法地位，并且人权维护者应该有权结成社团，在无须注册成为合法实体的情况下开展合法活动。2002 年，人权事务委员会重申，非政府组织应能履行其职能而无须经事先授权，不应因事先未获得当局授权而受到刑事起诉。¹³ 在其于 2013 年 12 月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人权维护者问题特别报告员观察到将未注册团体开展的活动定为刑事犯罪这一令人不安的趋势。¹⁴

23. 集会和结社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回顾，结成社团不应需要经过事先授权程序，但应利用一个简单、方便、不歧视、不繁琐或免费的通知系统加以规范。¹⁵ 此外，和平集会不应需要取得许可。¹⁶

24. 集会和结社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再三强调，不论资金来源如何，获取资金的能力已被广泛视为结社自由权的组成部分。¹⁷ 《人权维护者宣言》第 13 条承认了“寻求、接受和使用资源”的权利。人权事务委员会在第 22/6 号决议中敦促各国确保各组织承担的报告要求不妨碍其自主行使职能，并且确保不对潜在资金来源施加歧视性限制。

⁹ A/51/40，第一卷，附件五，第 25（1996）号一般性意见，第 8 段。

¹⁰ A/HRC/25/55，第 66 段。

¹¹ A/HRC/22/47，第 38-45 段。

¹² A/HRC/23/39，第 17 段；另见 A/HRC/20/27，第 58 段和第 59 段。

¹³ 见 CCPR/CO/76/EGY，第 21 段。

¹⁴ A/HRC/25/55，第 68 段；另见 A/64/226，第 22 段。

¹⁵ A/HRC/20/27，第 58-59 段和第 95 段。

¹⁶ 同上，第 28 段，以及 A/HRC/23/39，第 43-78 段。

¹⁷ A/HRC/23/39，第 8-42 段；《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人权维护者准则》同样重申，各国不应为非政府组织在寻求、接受和使用资金以开展人权工作方面施以过度限制，并且不应以资金来源为由对维护人权的活动定罪或非法化（《欧安准则》第 73 段，2014 年 6 月）；欧洲委员会关于非政府组织的合法地位的第 CM/Rec(2007)14 号建议书同样重申此项权利。

25. 人权维护者问题特别报告员还对限制国外资金提出了警告，这种限制可导致社团面临叛国罪指控的风险：它们必须宣布自己是“外国代理人”或必须在筹资前事先申请批准。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这种限制的理由往往只是说辞，其目的是限制维护者活动。¹⁸

26. 联合国条约机构再三强调各国义务允许民间社会寻求、接受和使用资源，其中包括国外资源。¹⁹ 2011 年，反酷刑委员会建议白俄罗斯“使之[非政府组织]能筹措和筹集足够的资金开展这些组织和平的人权活动”。²⁰ 人权事务委员在第 1274/2004 号来文指出，“结社自由的权利不仅涉及结成社团的权利，而且还保障此种社团能自由开展其法定活动的权利。第 22 条所规定的保护扩展到社团的一切活动”。²¹

三. 国家立法和实践

A. 概述

27. 自从其任务确立以来，特别报告员已注意到在白俄罗斯，结社、和平集会以及见解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在法律和实践中均受一套限制性高的、许可式的制度严格限制，该制度在实际上禁止了任何民主社会的奠基石——公共自由的行使。

28. 禁止民间社会开展活动的三个主要障碍是：限制性、许可式的注册规则；随之产生且广泛实施的拒绝予以注册的做法；以及将未注册的民间活动以及资金定为刑事犯罪。

29. 首先，所有公共活动和事件都需要经过各级政府的事先授权。尤其是，民间社会组织实行注册是其开展任何活动的法律前提条件。注册是以许可为基础的，而不是以通知为基础的，表明当局拥有酌处权。因此，许可式的注册系统本身具有限制性。

30. 第二，申请注册的过程障碍重重，其中包括，必须满足多个复杂而繁琐的行政要求、程序冗长、缺乏透明度以及选择性适用法律法规。这些程序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其要求过于严格，使得当局实施拒绝予以登记的歧视性做法。民间社会团体再三且任意地以各种理由被拒绝，其中很多理由甚至未在法律或法规中列明。部分非政府人权组织，包括男女同性恋、双性恋

¹⁸ A/HRC/25/55，第 69 段；另见 A/66/203，第 70 段以及 A/59/401，第 82(1)段。

¹⁹ 见 CERD/C/IRL/CO/2，第 12 段；CRC/C/COD/CO/2，第 25 段；CRC/C/MWI/CO/2，第 25 段；以及 CEDAW/C/NLD/CO/5，第 21 段。

²⁰ CAT/C/BLR/CO/4，第 25 段。

²¹ A/62/40（第二卷），附件七。第 1274/2004 号来文，*Korneenko* 等人诉白俄罗斯，第 7.2 段。

和变性者组织，因政治动机或歧视性理由被拒绝注册，虽然当局正式给出其他原因和理由，以解释为何拒绝为这类组织注册。

31. 最后，白俄罗斯法律将参与未注册社团开展的活动定为刑事犯罪。这种未经许可参与活动的行为的另一个常见后果是，独立的个人人权活动者被禁止从事人权专家或倡导者的工作。当局严格实施这一禁令，参与未注册团体的人员会受到警告或被处以两年以下监禁。2013 年春季，当局发出了四份有关未注册公共活动的这类警告。²²

32. 此外，未经注册的非政府组织严禁接受资金。虽然白俄罗斯的民间社会活动者确实通过未注册团体参与活动，无视明确表明惩罚这类参与的法律，但为这种活动筹集相关资金也可能被视作无关的金融犯罪，如偷税漏税，即以谋取私利而非维护公民权利的罪名被定罪。上述这组规定累积产生限制作用，经常被用于对人权活动者实施有针对性的骚扰和迫害。最瞩目的偷税漏税案件是人权维护者兼 Viasna 人权中心主席 Ales Bialiatski 案，他为 Viasna 管理国外资金，因而被判处四年半的监禁。

33. 即使最终完成注册，这些组织寻求和接受资金的权利也同样受到过度监管，而且该国政府会定期采取新措施以加紧控制。非政府组织被剥夺了接受由国外渠道直接提供的资金的权利；所有的国际资金必须先经过登记并获得国家当局批准，然后由国家当局决定实际可转入这些组织的金额。筹资过程十分复杂并且不透明，使许多捐助者不愿意为白俄罗斯的民间社会组织提供资金，并且迫使后者违反人为的监管限制。

34. 如果已注册的民间社会组织的议程未令该国政府满意，它们还会面临行政歧视和官僚主义骚扰。它们经常受到税务局、防火控制部门或安保部门的检查。这类检查的结果经常是设备、出版物和文件遭到搜查和没收。当局利用一切机会以轻微的行政违法行为（如“在公共场合说脏话”或“流氓罪”等）为由起诉独立非政府组织的成员。部分人权活动者的名字被列入禁止离境或出国的名单。目前，部分国际人权组织的成员则被禁止进入白俄罗斯，哪怕其拥有该国国籍，无需获得入境签证。

35. 与独立民间社会组织不同的是，被认为忠于国家的亲政府公共组织在开展工作时不会面临任何阻碍。此外，该国政府经常对这类亲政府组织显示出明显优待，包括为其提供支持和资金。这些组织中有一部分由国家创立，旨在确保进一步掌控民间社会的活动。但是在 2013 年，该国政府削减了以优惠租金租用国有物业的公共社团和基金会的数目。

²² 见法律转型中心(lawtrend)，白俄罗斯结社自由和非商业组织的法律地位，2013 年审议(www.lawtrend.org/eng)。

36. 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尤其是人权维护者，在运作中不断承受来自该国当局以及完全依赖于国家的大众媒体的政治压力。独立开展民间社会活动的权利没有得到普遍尊重，人权维护者及其工作的合法性也没有得到任何认可。

37. 该国政府把民间社会组织或人权维护者提出的任何批评都描绘成敌意的、不爱国的、甚至是反白俄罗斯的。在受国家控制的媒体中，独立的人权专家和组织经常被描述成策划阴谋对付该国的“外国情报机构特工”。该国对独立非政府组织和人权维护者实施系统性的诽谤和控诉，声称他们开展“败坏白俄罗斯共和国名声的活动”，在国有印刷和广播媒体的传播下，导致人权维护者遭到谴责和排挤，并且明显削减了民间社会活动。²³

38. 在一些案例中，当局对批评某方面政府行动的非政府组织实施报复，尤其是在后者向国际组织通报该批评的情况下。通常情况下，司法部或另一个负责非政府组织注册的国家机构向民间社会活动者发出正式警告。如一个非政府组织在一年内收到两份这类警告，当局就可能决定解散该组织。自从确立特别报告员的任务以来，司法部已经发出了几份这类警告，威胁要解散重要的民间社会组织。

39. 缺乏一个国内人权机构是该国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欠缺机构环境的原因之一。2010年，该国政府接受了关于该国普遍定期审议的建议4，“考虑按照《巴黎原则》设立一个国家人权机构”。²⁴ 尽管特别报告员在其以往的报告中曾对白俄罗斯的初期准备工作表示欢迎，但该国目前仍未能设立起这样的机构。鉴于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至今已过去四年，白俄罗斯当局不愿意设立一个国家人权机构，原因可能是缺乏履行承诺的政治意愿和真诚意愿。《巴黎原则》尤其期望民间社会组织和人权维护者能与国家人权机构积极合作。

40. 据司法部称，2013年已注册公共社团和基金会的数量比2012年有所减少，公共社团的数量为2005年来最少。截至2014年1月1日，共有2 521个公共社团，其中231个为国际社团，694个为国内社团，1 596个为地方注册的组织²²；这些社团中大部分为亲政府组织，经常被纳入国家中并由政府资助。2013年有超过半数的新注册公共社团与体育活动有关。²²

B. 国家立法

41. 尽管当局已经逐渐修改了立法，但数十年来白俄罗斯仍拥有全欧洲在结社自由方面最严格的法规。相关白俄罗斯法律一部分源自以前的专制制度，以严格的国家管制以及对民间社会活动的严格许可式手段为总体理念基础。欠缺立法导致了法律上存在宽泛的解释空间，实际上增加了任意裁决的可能性。

²³ 见荷兰赫尔辛基委员会 (http://www.nhc.nl/en/news/NHC_to_enhance_work_in_support_of_human_rights_defenders_in_post_Soviet_countries.html?id=227)。

²⁴ A/HRC/15/16，第97.4段。

42. 依照相同的限制性精神，针对公共社团的法律框架经常遭到修改，导致出现了其他问题。例如，《公共结社法》作为民间社会组织的基本法案，自获得通过以来已经过 11 次修正（即每两年一次）。²² 白俄罗斯立法进程的普遍性质也不透明。在未与非政府组织或独立人权专家开展适当协商的情况下，该国修订了影响民间社会组织工作的法律，非政府组织提出的建议也只能得到名义上的考虑（如有的话），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经常被视为“不合理的”。

43. 另一部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法律是《白俄罗斯刑法》，它为民间社会活动设定了严格的限制。《刑法》第 193.1 条把未注册的公共社团、基金会及其成员定为刑事犯罪。²⁵ 光是加入这类组织就会面临刑事责任，还有可能被处以两年以下监禁。

44. 仅是关于非政府组织筹资的规定就阻碍了白俄罗斯履行关于促进民间社会实现有意义的独立的国际义务。《公共结社法》第 21 条把向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任何未注册海外资金定为刑事犯罪。该条还禁止民间社会组织开设海外银行账户。²² 《行政犯罪法》第 23.24 条规定，违反上述法律规定会导致未注册资金被没收并处以与后者数额相当的罚款。²⁶ 根据《刑法》第 369.2 条的规定，如一项罪行在一年内重犯，该非政府组织成员会被判处两年监禁。

积极事态发展

45. 自 2014 年 1 月起，白俄罗斯对其关于公共社团的立法作出了若干修订。2014 年 2 月 20 日，《公共结社和政党法》修正案生效。²⁷ 该法律列入了一些积极因素，如降低了各区域建立公共组织所需的创始人的人数、减少了注册所需的文件数量、澄清了国际公共社团注册的部分规章以及其他一些技术性改进。该法也对解散公共社团制定了额外要求，原则上应该能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保护，让其免受官僚的行政骚扰和任意裁决。²² 最后，该法还修订了公共社团的定义。这些改变对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仍有待观察。²⁶

46. 2014 年 2 月 20 日，两项决议生效，制定了公共社团转型为政党的标准。²⁸ 特别报告员欢迎这些措施，它们原则上应该能便于扩展公民活动者的活动空间，同时他也支持这些措施在实践中得以执行。

²⁵ 国际非营利法中心，非政府组织法律监督：白俄罗斯，2014 年 5 月 2 日（www.icnl.org/research/monitor/belarus.html）。

²⁶ 见 RHRPA”白俄罗斯赫尔辛基委员会”提出拟引入白俄罗斯共和国立法的修正案分析（<http://www.belhelcom.org/en/node/14434>）。

²⁷ 这些修正案于 2013 年 10 月 2 日获得通过，由该国总统于 2013 年 11 月 4 日签字（A/HRC/26/44，第 24 段）。

²⁸ 决议根据”政党和公共社团组织结构注册的规定”以及”政党组织结构和关闭公共社团的规定”做出。

47. 但是，上述积极事态发展未能改变白俄罗斯关于公共组织运作的立法在整体上仍存在限制性的事实。例如，来自外国或接受外国投资的组织的资金来源仍然受到限制。²² 该法仍然规定，至少要有总共 50 名来自不同区域的创始人才能成立一个国家公共社团。²² 此外，现行法律也增加了新的法律和行政障碍。其中一项障碍是司法部的第 19 号决议，该决议修订了非营利组织的注册申请表和章程，现已注册的非政府组织也必须填写并提交该表，并且引入了追溯要求，因此为非政府组织带来了额外的官僚负担。

48. 2013 年 5 月 1 日，“增补和修订 2009 年 1 月 16 日白俄罗斯第 1 号总统令”的第 2 号总统令生效，增加了清理非商业组织的依据。清理这类组织的理由之一是，一名成员被列入“预防记录”（缓刑，在白俄罗斯仅会正式受到司法控制），而该非政府组织未能在两个月内替换该成员。²² 这项规定可能会被当局滥用，对独立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提起轻微的行政诉讼，并且以这项规定为借口来清理他们。

49. 此外，自 2014 年 4 月 1 日起，非营利组织在为其组织注册、修改其章程或开展其他行政步骤时，必须支付 15 万白俄罗斯卢布的税款（此前为 13 万卢布）。²²

C. 国家实践及其对民间社会运作的影响

50. 在以往的报告中，特别报告员再三指出，刑法和行政法规的多条规定，以及明显限制性的注册条例及其严格适用限制了结社自由的范围和界限。特别报告员仍感到关切的是，明显限制性的注册制度、有选择地不予注册和将未注册行为定为刑事犯罪这三方面构成压制型框架。²⁹ 在此背景下，他提到人权维护者特别报告员的结论，该特别报告员指出，使用法律和行政条款或者滥用司法系统，对维护者处以刑事处罚和污蔑他们的活动，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原则和标准。³⁰

威胁和骚扰

51. 威胁和警告经常被用来恐吓人权维护者，以阻止其开展活动。虽然在 2012-2013 年期间没有人权维护者因《刑法》第 193.1 条被定罪，但据报告活动者经常受到可能被指控参与未注册组织的“非法”活动的威胁。³¹ 根据 Viasna 人权中心的登记情况，检察官办公室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向活动者和人权维护者发出的这类警告有所增加。

52. 根据波洛尼亚进程框架内的非政府组织 *Studentskaya Rada* 对侵犯学生人权和学术自由情况的监测，白俄罗斯最近向参与民间社会组织的学生施加更大压

²⁹ 见 A/68/276；A/HRC/26/44；A/HRC/23/52；以及 A/HRC/20/8。

³⁰ 见 A/HRC/25/55 和 A/68/262。

³¹ “国家与人权维护者的角力——不公平的斗争：人权维护者就白俄罗斯人权维护者问题编写的简要报告”（<http://www.civilrightsdefenders.org/files/Briefing-paper-Belarus.pdf>）。

力。在记录下的案件中，院长或其他大学管理人员代表在与学生面谈时，表示后者参与民间社会组织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并建议他们不再参与这种可能带来负面后果的活动。

53. 人权维护者的名声公然被败坏，他们的形象在国营媒体中经常遭到玷污，被描绘成反对派人士或被指控为西方捐助者工作。2011 年 1 月 14 日，*Sovetskaya Belorussiya* 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阴谋幕后”的文章，指责那些受外国势力控制和资助以对国家造成伤害的反对派人士。同一文章提到了据称引自 Ales Bialiatski 和一名外国捐助者的 Skype 对话的内容。2011 年 4 月，该国开展了一次针对 Bialiatski 先生的媒体宣传，并且国家电视台也在黄金时段播出了关于其人权活动的非法性、有害性和道德腐败性的节目。节目特别提到，像他这样的人是在“祖国的骸骨上跳舞”。³² 在对他的审判结束后，一次媒体宣传把他说成是一个逃税且从其西方同伙那里窃取赠款的普通罪犯。³³ 2012 年 2 月，白俄罗斯第一电视频道播出了一部败坏白俄罗斯记者协会名声的纪录片，指控该协会接受了一个外国大使馆的赠款，并且未予纳税。

54. 2013 年，“基督教民主青年会”的组织委员会提出了 14 次保留其成立大会的申请；但没有一次获得该国当局的批准。大部分的拒绝理由都提及了其他事件的协议或未能说明具体理由。这背后似乎是最高领导层的政治意愿。该国总统曾在《华盛顿邮报》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在白俄罗斯，基督教民主人士可能永远不能注册。他们参与骚乱……他们不是基督教民主人士，他们是强盗”。³⁴

55. 2013 年 1 月 14 日，为受政治迫害者提供帮助的 Yuliya Stsiapanava 在返回位于明斯克的家的途中被两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袭击。他们捉住她，剪掉她的头发并侮辱她。据报道，她曾在事件发生之前两周收到匿名的电话威胁。³⁵

56. 女权主义抗议团体 FEMEN 的三名成员 Aleksandra Nemchinova、Oksana Shachko 和 Inna Shevchenko 于 2011 年 12 月 19 日发动反政府抗议后遭到绑架和威胁。她们在明斯克的一个汽车站被安全部队绑架，坐车来到位于 Yelsk (Gomel 地区) 的一片森林中。绑架者往她们身上浇油，威胁要点燃她们，并且用小刀剪

³² 见国际人权联合会/世界禁止酷刑组织，“保护人权维护者观察站”，《2011 年度报告》（www.fidh.org/img/pdf/fidh_annual_report_2011en.PDF）。

³³ <http://www.tvr.by/rus/society.asp?id=52449>。

³⁴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lally-weymouth-interviews-belarus-president-alexander-lukashenko/2011/03/03/AB9iCoN_story.html。

³⁵ <http://nn.by/?c=ar&i=103220>。

下她们的头发。她们的文件被没收，绑架者还试图强迫她们跨越边界前往乌克兰，但她们最终设法逃到了一座村庄。医疗检查发现她们身上有多处瘀伤。³⁶

法治：司法程序、适当程序以及司法机构的独立性

57. 任意拒绝注册以及对未经授权活动提起刑事和行政诉讼的做法被滥用，以对付不受欢迎的组织和活动者。特别是，在提起刑事起诉时还使用了有关筹资的税法，正如 Ales Bialiatski 一案。在加强了对未经授权外国资金的控制以及对使用这种资金行为予以刑事定罪后，³²2011 年 11 月，在一次被观察员普遍认为不公平的审判中，Bialiatski 先生由于未能上报其在立陶宛和波兰的个人银行账户的国外资金而被判处四年半的监禁。建立这些账户的目的只是为位于白俄罗斯的 Viasna 人权中心的活动筹资。人权理事会的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把对 Bialiatski 先生实施的拘留定为任意裁决，认为对非政府组织外国筹资的监管规定、将未经授权筹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以及从事人权领域工作的几乎所有非政府组织都被拒绝注册的事实，导致非政府组织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外国资金。工作组认为，为了给 Viasna 的活动筹资，Bialiatski 先生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开立国外银行账户，并且不向白俄罗斯当局报告所得资金。工作组补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不仅有干涉创办社团或社团活动的消极义务”，而且有“提供公共资金便利社团执行任务或允许对来自国外的资金免税等措施的积极义务”。³⁷

58. 然而，Ales Bialiatski 案并非个别现象。2012 年 10 月，明斯克经济庭下令关闭人权非政府组织 Platforma 协会，原因是明斯克 Savestki 区的税务局提出申诉，指控该非政府组织未在规定时间内报税，并且没有通知地址变更情况。这些指控后来发现并无根据，缺少税务收据据称是由于税务局丢失文件所致。在作出解散裁决之前的数月内，Platforma 一直是当局再三实施司法骚扰的目标。³²

59. 自 2012 年 6 月起，Platforma 的主席 Andrei Bandarenka 一直受到法庭关注，当时他收到了一份关于“污蔑白俄罗斯”的警告，原因是他参与了一次活动，以白俄罗斯不良的人权纪录为由，劝阻国际冰球联合会在明斯克举办 2014 年世界男子冰球锦标赛。³⁸ Bandarenka 先生于 2014 年 4 月 1 日被捕，罪名包括三项流氓罪和两项暴力侵害妇女罪。Bandarenka 先生自被捕之日起一直被关押在拘留中心，2014 年 8 月 12 日，他被判处四年监禁，刑期后因大赦而减至三年。³⁹

³⁶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乌克兰活动者据称在白俄罗斯遭绑架和恐吓”，2011 年 12 月 20 日（http://www.rferl.org/content/femen_activists_detained_by_belarus_kgb/24428304.html）。

³⁷ A/HRC/WGAD/2012/39，第 48 段。

³⁸ 人权观察，《2013 年世界报告》，白俄罗斯（<http://www.hrw.org/world-report/2013/country-chapters/belarus?page=2>）。

³⁹ 见 <https://charter97.org/en/news/2014/8/13/110962>。

60. 正如特别报告员在其以往的报告中所述, 2013 年 11 月, 关于改善司法系统的第 6 号总统令带来了体制方面的一些积极动态。⁴⁰ 特别报告员希望, 该总统令会给司法机构带来某种脱离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 并且促进在解释和适用法律时更具一致性。但是, 实际上, 总统仍可直接任命、解聘和决定法官的任期。实践表明, 在当局被认定是侵犯人权的责任人的案件中, 法庭很少做出非金钱损害赔偿的判决。虽然索偿所针对的当局承担证明行为合法性之义务,⁴¹ 但是法院裁决经常主张, 申请人必须证明当局行为非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在刑事案件中, 依然存在对被告偏见, 最高法院在复审中承认了这一点。⁴² 行政机关也似乎未能尊重宪法法院的裁决, 因此也未能遵守法治。⁴³

包括短期拘留和长期监禁在内的任意拘留

61. 2014 年 6 月 24 日, 特别报告员发表了一份新闻声明, 对 Ales Bialatski 先生从监狱获释表示欢迎, 同时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囚犯并让其完全恢复正常生活。⁴⁴ 特别报告员回顾, 截至 2014 年 7 月, 还有七名似乎在政治因素驱动下被判刑的囚犯仍被囚禁, 他们分别是: Mikalai Statkevich、Eduard Lobau、Mikalai Dziadok、Ihar Alinevich、Yauhen Vaskovich、Artsiom Prakapenka 和 Vasil Parfiankou。⁴⁵ 对政治活动者实施任意拘留凸显出, 那些试图通过促进公民和政治权利以扩大白俄罗斯民主政治范围的人士的活动空间有限。

62. 前候选人 Valery Karankevich 曾在 2012 年议会选举期间被任意拘留, 其在 2014 年地区选举中竞选 Khotsimsk 区议会席位时, 于 2014 年 3 月 23 日在 Khotsimsk 的一个投票站的入口被拦下并被带往警察局, 在未经指控的情况下被羁押, 随后获释。他因此未能出席计票过程。⁴⁶

63. 反对派活动者 Uladzimir Niapomniashchykh 于 2014 年 7 月 22 日在 Gomel 被两名警察拘留。在经过该两名警察时, Niapomniashchykh 先生被要求出示护照,

⁴⁰ A/HRC/26/44, 第 33 段。

⁴¹ 《白俄罗斯宪法》, 第 60 条 (http://www.belarus.net/costitut/constitution_e.htm#Article%2060)。

⁴² 见 http://court.by.justice_RB/ik/obzor/2010/e439740565c86a62.html。

⁴³ CCPR/C/79/Add.86, 第 13 段; E/CN.4/2001/65/Add.1, 第 29-39 段; 以及 A/HRC/4/16, 第 14 段。

⁴⁴ 见 <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14763&LangID=E>。

⁴⁵ 白俄罗斯外长弗拉基米尔·马克伊在参加东部伙伴关系倡议的外长会议时被问及白俄罗斯的政治囚犯问题, 他吃惊地回答: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没有哪个欧洲同事能向我出示政治囚犯名单或者说出他们的具体人数。白俄罗斯确实有囚犯, 但他们是因为触犯法律而受到惩罚, 与政治没有共同之处”, (<http://belsat.eu/en/wiadomosci/a,21035,political-prisoners-pushed-to-sidelines-eu-to-reassess-dialogue-with-lukashenka.html>)。

⁴⁶ <http://spring96.org/en/news/72252>。

但由于未能清楚查看警察的身份证明，他拒绝了该请求。他随后被带到警察局。Niapomniashchykh 先生认为，他将因自己身穿的汗衫而被起诉，汗衫前面印着“为了没有卢卡申科的白俄罗斯”字样，背后印着“够了，受够你了！”字样。⁴⁷

64. 一年来，许多被拘留的活动者与亲属和律师接触的机会仍然有限，并且由于据称违反监狱规则而面临行政处罚。Mikalai Dziadok、Mikalai Statkevich 和 Yauhen Vaskovich 正是由于据称违反监狱规则，在严格的监狱制度下被单独囚禁。前 2010 年总统候选人 Statkevich 先生因组织大规模骚乱、“对个人实施暴力”以及反抗公务人员等指控在监狱服刑六年。⁴⁸ 在据称违反位于 Shkou 的第 17 号监管所的监狱规则后，他被转移到位于 Mahiliou 的第 4 号监狱。根据独立监督机构“自由之家”（www.freedomhouse.com）提供的信息，他于 6 月被单独监禁 10 天，无法入睡也没有御寒衣物，原因是他拒绝与一名危险的囚犯同住一间囚室。青年知识分子联盟的一名领袖 Andrei Haidukou 于 2012 年 11 月被 Vitebsk 地区法院判处一年半监禁，罪名为试图与外国安全或情报机构建立合作。他于 2014 年获释。Mikalai Autukhovich 自被释放之日起，两年来一直遭受惩罚，⁴⁹ 在原有的惩罚限期过后，又受到新一轮惩罚。2013 年 9 月 4 日，一轮惩罚到期前的一个月，他再次由于据称未能就寝而受到惩罚。他因而被剥夺了接收包裹和会见亲属的权利。”自由之家”报告称，政治囚犯由于据称违反监狱规则而受到严厉惩罚，有时其刑期还会被延长。

65. 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政治反对者在获释后未能完全康复，也未能恢复他们行使公民和政治权利的所有权利。⁵⁰ Vasil Parfiankou、Zmitser Dashkevich、Aliaksandr Frantskevich 和 Pavel Seviarynets 等四名政治囚犯在服刑期满后于 2013 年获释，但被释放后未能完全康复，并且被施以限制性措施。Vasil Parfiankou 随后因未遵守这些限制性措施而再次被判处一年监禁，其违反的措施包括禁止参与示威以及必须向当局通报任何住址更改信息，这些均为轻罪。一年内犯下三项轻罪可能导致另一项刑事判决。⁵¹

66. 人权组织的代表和该政权的政治反对派人士经常成为行政逮捕的目标。根据 Viasna 人权中心提供的信息，2014 年上半年行政起诉示威者和反对派代表的案件数量打破了所有记录。大部分案件都涉及公民和政治权利和平示威或集会前后的预防性逮捕。2014 年，针对反对派和人权活动者实施的最缺乏事实根据的拘留和逮捕发生在 2014 年 5 月世界冰球锦标赛筹备阶段。在 4 月末至 6 月末期间，特

⁴⁷ <http://spring96.org/en/news/72173>。

⁴⁸ 2011 年 5 月 26 日根据《白俄罗斯刑法》第 1 部分第 293 条定罪。

⁴⁹ 见 <http://spring96.org/en/news/65915>。

⁵⁰ A/HRC/26/44，第 139(a)段。

⁵¹ 见 <http://www.hrw.org/world-report/2014/country-chapters/belarus?page=2>。

别报告员收到了 37 起以捏造指控为由实施的行政拘留申诉案件，拘留期限为 5 至 25 天。活动者被指控“违反秩序”和“不服从执法官员”，主要在锦标赛召开前夕和期间被拘留。

67. 此外，与锦标赛无关的行政诉讼案件数量也达到了自 2012 年上半年以来的新高。⁵² 特别报告员收到信息称，一名活动者据称在向穷人分发免费食物时被拘留，随后被以“流氓罪”处以 15 天监禁。7 月 2 日，“Alternativa”的活动者 Aleh Korban 和 Uladzimir Serhienka 被拘留在明斯克，原因是他们于 6 月 30 日在明斯克地铁展示了一张印有“为了独立的白俄罗斯”字样的海报。⁵³

酷刑

68. 特别报告员继续接收到关于被捕和被拘留的民间社会活动者受到酷刑和虐待的报告，包括在监狱管理人员的指引下，由监狱工作人员和囚犯向其实施暴力行为的案件。其他案件包括内政部特别部门对被拘留者实施殴打以维持惩戒机构的秩序；克格勃特工在审前拘留设施对被拘留者实施暴力行为；执法人员对被拘留者实施身体和心理虐待，以促使其在接受调查的刑事案件中作出特定行为或采取特定立场；以及一群囚犯试图强迫其他囚犯写一份赦免请求书，否则试图逼其自杀。⁵⁴

69. 报告显示，被拘留者要向检察官提起酷刑申诉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申诉总得不到相关部门的处理，而且申诉人需要承担后果，如单独囚禁或其他严酷的身体和心理虐待。由于监狱设施缺乏监督，因此酷刑和虐待仍然不能得到遏制。

70. 白俄罗斯基督教民主党活动者 Volha Pansevich 于 2012 年 4 月 21 日被 Slonim 警方拘留。她遭毒打后被迫坐车前往警察局，在警察局中被指控犯有违反秩序和拒捕两项行政违法行为，并且被警察施以酷刑。七个月以来，Pansevich 女士一直尝试证明其被施以酷刑，但均未成功。该案件由调查委员会 Slonim 区部门负责调查，并作出了不提起刑事诉讼的决定。调查员没有传召证人，仅听取了警察的证言。⁵⁵

71. 白俄罗斯 2015 年的下届总统选举临近，令人不安的是，当局仍未澄清此前任何政治候选人和活动者据称在拘留期间遭受酷刑的案件。这些案件包括 2010 年总统候选人 Andrei Sannikau 于 2010 年 12 月 19 日被捕后被克格勃施以酷刑和

⁵² 见 <http://humanrightshouse.org/Articles/20159.html>。

⁵³ 见 <http://euroradio.fm/ru/v-minske-nachalis-preventivnye-zaderzhaniya-aktivistov>。

⁵⁴ Viasna 人权中心，《白俄罗斯监狱条件监测结果报告》（明斯克，2013 年），第 14-15 页（https://spring96.org/files/book/en/2013_prison_conditions_en.pdf）。

⁵⁵ Viasna 人权中心，《白俄罗斯基督教党派活动者面临证明酷刑报告的障碍》，2013 年 3 月 22 日（<http://spring96.org/en/news/62062>）。

虐待的指控，⁵⁶ 以及 Ales Mikhalevich 于 2011 年 1 月在明斯克的高度警戒监狱被克格勃施以酷刑和虐待的指控。⁵⁷

行动限制

72. 2012 年 2 月，据报告，当局引入了“禁止直接呼吁对白俄罗斯实施制裁的人员离开该国”的措施，并拟定了被列入禁令的人员名单。随后数月出现了多起有关人权维护者、律师和记者被禁止离开该国的事件。其中就包括非政府组织 Platforma 的主管 Andrei Bandarenka，他刚刚因严重流氓罪被判处了监禁。据报，他于 2011 年 11 月参加了反酷刑委员会对白俄罗斯报告的审议，⁵⁸ 导致了其遭受这些限制。白俄罗斯赫尔辛基协会的法律专家 Garry Paganyaila 于 2012 年 4 月被限制旅行。⁵⁹ 2013 年 1 月，白俄罗斯同性恋组织领袖 Siarhiej Androsienka 的护照被撤销，导致其无法离开该国。

73. 然而，行动限制不仅意在阻止白俄罗斯人权维护者离开该国，而且也让国际非政府组织联系人无法进入白俄罗斯。在 2010 年选举后的镇压期间，多位外国人权维护者被驱逐出境或被拒绝进入该国，包括白俄罗斯人权状况国际控制委员会白俄罗斯国际观察团的成员也在 2011 年 4 月被拒绝入境。³² 最近，在 2014 年 5 月世界冰球锦标赛召开前夕，瑞典人权组织 Östgruppen 的主席 Martin Uggla 也被禁止进入白俄罗斯。⁶⁰ 同月，来自瑞士和挪威的其他人权维护者以及欧洲议会的波兰议员 Marek Migalski 也被禁止进入该国或被驱逐出境。⁶¹ 2014 年 5 月，国际非营利法中心注意到外国人申请白俄罗斯签证被拒的数量增多。⁶²

和平集会自由权

74. 《群众活动法》仍然对集会权设置了不合理的限制，要求任何预先策划的公众集会的组织者上报所使用的“资金来源”。组织者只能在获得官方许可后才能为活动开展宣传，而当局可能会在活动实际举行日期前五天才颁发许可。大赦国际表示，举办公共活动的申请经常由于技术原因而被拒。

⁵⁶ A/HRC/20/8，第 47 段。

⁵⁷ 同上，第 48 段。

⁵⁸ A/HRC/21/18，第 22 段。

⁵⁹ 见 <http://www.frontlinedefenders.org/node/18404>。

⁶⁰ 见 <http://freeales.fidh.net/2014/05/ostgruppens-chair-martin-uggla-is-not-allowed-to-enter-belarus-on-the-eve-of-2014-ice-hockey-world-championship>。

⁶¹ 见 <https://charter97.org/en/news/2014/5/12/98275>。

⁶² 国际非营利法中心，非政府组织法律监督，白俄罗斯，2014 年 5 月 2 日 (<http://www.icnl.org/research/monitor/belarus.html>)。

75. Orsha、Gomel、Byaroza 和 Baranavichy 当局禁止了超过 40 场计划在 2014 年 7 月 27 日举行的和平抗议。在所有这些地区，当局对禁止举行抗议给出了各种行政理由，如组织者未与警方、医疗部门或公共事业部门签署服务合约（即亲民主派和反对派组织和活动者经常被拒绝签署的合约）。自上一次当局授权亲民主派群体组织和和平集会至今，对 Gomel 而言已有 10 年，对 Orsha 而言已有 3 年。⁶³

76. 2013 年全年，数十名和平抗议者被定以轻罪并判刑，其中部分人已多次被判处短期拘留。4 月，警方对四名环境活动者实施“预防性”拘留，以阻止其参加在明斯克举行的纪念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游行。警方在该和平游行中严重殴打了一名抗议者，并且拘留了四名报道游行活动的记者。8 月，警方拘留了两名派发明信片以支持 Ales Bialiatski 的 Viasna 人权中心成员。法院以违反组织公共活动的规定为由，判处两名被告每人各 300 万白俄罗斯卢布（约 350 美元）。⁵¹

77. 特别报告员收集了资料，涉及 50 多起案件，涉案人员由于参加未经批准的和平示威而遭到行政逮捕。相类似的是，人们由于以下活动而遭到任意逮捕：户外征集签名；放映一部关于 Kazlovicky 村发生的斯卢茨克反布尔什维克起义的电影；组织明斯克的自行车狂欢节。当局将所有这些活动都视为未经批准的群体活动，根据《行政法》第 23.34 条（违反举办大型群体活动规则），参与者被控不服从警察的合法要求。⁶⁴

言论自由权

78. 媒体的言论自由权仍然受到将诬蔑和诽谤定为刑事犯罪的做法所限制。当局继续以“污蔑总统”和“侮辱总统”的罪名对付记者，以阻止针对政府当局的批评。据大赦国际的报告称，2013 年 6 月 21 日，波兰日报《选举报》记者、属于白俄罗斯的波兰少数民族的著名活动者 Andrzej Poczobut 在 Grodno 被捕，并且由于其在白俄罗斯独立媒体上发表的文章而以“污蔑总统”的罪名被起诉。据大赦国际的报告称，他已经由于在其他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而以同样罪名被判处三年徒刑，缓期执行。白俄罗斯记者协会报告称，2014 年 6 月 19 日，按照《刑法》第 368-2 条，Ekaterina Sadovskaya 以“侮辱白俄罗斯总统”的罪名被刑事起诉。事实上，她批评的是以世界冰球锦标赛为由向活动者实施的毫无根据的逮捕。

79. 白俄罗斯媒体法规定，外国和国内记者需要获得强制性的国家认证，并且只承认那些服务于国家注册媒体机构的记者。⁶⁵ 白俄罗斯记者协会注意到，自年初

⁶³ Viasna 人权中心（<http://spring96.org/en/news/72246>；<http://spring96.org/en/news/72186>；<http://spring96.org/en/news/72171>；以及 <http://spring96.org/en/news/72089>）。

⁶⁴ A/HRC/26/44，第 49 段。

⁶⁵ <http://law.by/main.aspx?guid=3871&p0=H10800427e>。

以来，针对在白俄罗斯但未经当局认证的记者实施惩罚的案件数量不断上升。2014 年 1 月至 6 月期间，至少有六名独立记者因加入未经官方注册的媒体渠道而受到正式警告。同一时期，设在波兰的 Belsat Television 电视台记者 Ales Zalevski 和 Alexander Denisov，以及设在波兰的 Racya 电台自由职业记者 Andrey Meleshko 被法庭以未经认证开展工作的罪名定罪并处以罚款。

80. 白俄罗斯的人权群体受到《大众媒体法》第 13 条的严格限制，该条例规定了任何流通量超过 299 册的印刷出版物必须经过注册，即使是流通量低于 300 册的出版物也必须租用办公室、交税以及聘用编辑。⁶⁶ 2014 年 4 月，Smarhon 区法院（Grodna 地区）以发行小流通量的人权期刊《Smarhonskyi Grak》为由判处 Vladimir Shulnitskiy 罚款 216 欧元，Vitebsk 法院同月也向 Georgiy Stankevich 以发行期刊《Kryvinnik》为由提起类似诉讼，按照《行政程序法》第 22.9 条第（2）项判处 500 欧元的最高罚款。

81. 2013 年 1 月 10 日，Viasna 人权中心的成员 Uladzimir Khilmanovich 和 Viktor Sazonau 以及白俄罗斯赫尔辛基协会的 Raman Yurhel 被位于 Grodna 的 Leninski 地区法院判处总额为 450 万卢布的罚款，原因是他们在网上发布了一张他们与政治犯 Ales Bialiatski 画像的合照。⁶⁷ 自 2012 年以来，滥用公共骚乱法以压制自由表达见解，特别是恐吓互联网用户以阻止其上传人权相关资料的案件成倍增加，表明存在协调一致的政策。基督教民主党活动者 Yauhen Parchynski 和 Siarhei Malashenka 由于在独立网站上发布多张自己与 Ales Bialiatski 照片的合照而分别被罚款 50 万卢布和 250 万卢布。⁶⁸

82. 在多处案件中，人权维护者的出版物被边防人员称为“败坏白俄罗斯名声”并没收。Viasna 人权中心成员 Tatsiana Reviaka 携带的 40 册 Ales Bialiatski 的著作《白俄罗斯的启蒙》在立陶宛边境被没收。海关部门表示该书“可能破坏白俄罗斯共和国的形象”，并且没有退还给她。⁶⁹ 2014 年 7 月 28 日，“白俄罗斯融入欧洲”阵营的参与者在从波兰回国的途中，在边境被拦下并遭到搜查。边防人员搜获并没收了关于白俄罗斯政治囚犯的书籍以及一份报道波兰境内白俄罗斯少数民族状况的周报。⁷⁰

⁶⁶ 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这种限制违反了《公约》第 19 条第 2 款的规定，CCPR/C/68/D/780/1997（2000 年），第 780/1997 号来文，第 8.3 段。

⁶⁷ 见 <http://spring96.org/en/news/60467>。

⁶⁸ Viasna 人权中心（<http://spring96.org/en/news/60849>; and <http://spring96.org/en/news/60928>）。

⁶⁹ 世界反酷刑组织，2013 年 9 月 23 日（<http://www.omct.org/human-rights-defenders/urgent-interventions/belarus/2013/09/d22385>）。

⁷⁰ 见 <http://spring96.org/en/news/72255>。

83. 2014 年 7 月 23 日，Mahiliou 社会民主党副主席 Ihar Barysam 因行政违法行为被正式起诉，原因是他运送了 11 800 册该党的宣传单以及通讯刊物《Nash Mahiliou》。他面临 300 万至 750 万卢布不等的罚款。⁷¹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维护者作为风险群体的处境

84. 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维护者受到双重歧视，他们正面临特殊挑战。虽然同性关系在白俄罗斯不属于违法，但包括在媒体当中，仇视同性恋的言论普遍存在，就连该国总统本人也曾明确表态。⁷² 没有一项法律能保护性少数群体者免受歧视，而且仇视同性恋的暴力行为不属于仇恨犯罪。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经常成为骚扰、歧视和仇恨犯罪的目标。⁷³

85. 正如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在关于风险群体的报告中指出，限制和排斥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的行使会加剧边缘化问题，可能形成受排斥群体的沉默文化，更容易导致对他们的侵权和践踏行为得不到报告、调查和惩处。⁷⁴ 据报道，反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言论在去年就一直在加剧。⁷⁵

86.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团体举办公共活动的申请被拒，他们的组织也被拒绝注册。2012 年 12 月，白俄罗斯同性恋组织 GayBelarus 以“全国青年非政府组织 Lambda 人权中心”之名申请注册。他们在活动描述中明确提及要维护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权利。该部对拒绝注册给出的原因是 Lambda 的活动未能“促进社会的全面构建和年轻人的全面发展”，而且社团的名称也未能反映其目的。⁷⁵

87. 在此次注册尝试失败后，该组织的活动者受到一系列迫害，警方也对多个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俱乐部实施了多次突击搜捕。⁷⁶ 2013 年记录了至少八起由警方向同性恋俱乐部实施的突击搜捕案件（七起在明斯克，一起在 Vitebsk）。在这些突击搜捕中，参与者的个人详情都被警方记录在案，有时甚至被警方的一台摄影机拍摄下来。

⁷¹ Viasna 人权中心（<http://spring96.org/en/news/72202>）。

⁷² 该国总统本人曾公然讽刺同性恋者。除了著名的言论“做独裁者都要比做同性恋者好”以外，他还曾建议把同性恋者都送到集体农场，让他们开展公共工程项目（www.rferl.org/content/belarus-pressure-gay-rights/25196260.html）。

⁷³ http://www.ilga-europe.org/home/guide_europe/country_by_country/belarus/review_2013。

⁷⁴ A/HRC/26/29，第 15 段和第 26 段。

⁷⁵ 见 http://www.ilga-europe.org/home/guide_europe/country_by_country/belarus/annual_review_2014_belarus。

⁷⁶ 见 <http://www.civilrightsdefenders.org/country-reports/human-rights-in-belarus>。

88. 活动者被多次传唤以开展“预防性对话”，并且遭受威胁、被问及私生活，甚至招致仇恨同性恋的侮辱。在 GayBelarus/Lambda 尝试注册失败后，警方缉毒部门曾“邀请”其成员开展“非正式对话”。⁷⁷ 2013 年 8 月，当局强迫关闭提供艾滋病毒/艾滋病教育的组织 *Vstrecha*。一年内，当局曾两次传召该组织的协调员，对其加以审讯并讯问该组织各项活动、其他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姓名和地址、旅行详情、与外国同事的联系以及他本人和其他活动者的性生活细节；他被威胁说，如果拒绝合作的话，就会面临“严重问题”。⁷⁸

89. 2013 年 2 月，警方在医院逮捕了参加 GayBelarus 的活动者 Ihar Tsikhanyuk，当时他正在医院接受疾病治疗。据大赦国际称，他被带到警察局后遭到拳打脚踢，并因其同性恋者身份受到侮辱和嘲弄，还被威胁会对其施加更多暴力。在他们把他送回医院后，他要求医院记录下自己的伤势，但遭到医院工作人员的拒绝。

四. 结论和建议

90. 特别报告员得出结论，虽然出现了某些有限和零星的改善，如对相关立法作出了部分积极的修订，并且释放了人权维护者 Ales Bialiatski，但是自从特别报告员向人权理事会和大会提交其上一份报告以来，白俄罗斯的总体人权状况仍然没有明显的变化。

91. 特别报告员重申，白俄罗斯的侵犯人权问题存在系统性和体制性，对民间社会组织和人权维护者的自由运作权和不受威胁、骚扰或恐吓的权利带来了负面影响。白俄罗斯当局的总体立法框架和实践经常违反相关的国际法规定，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2 条关于结社自由权的规定。

92. 特别报告员尤其注意到，除了不愿意与人权理事会设立的任务负责人开展对话外，当局迄今为止很大程度上忽视其他联合国人权机制提出的相关建议，包括关于和平结社、集会和言论自由权以及那些有关民间社会组织和人权维护者权利的建议。白俄罗斯仍然以程序理由质疑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登记的情况。通过有关的专题特别程序向该国再三提出的访问请求一直没有得到答复。⁷⁹

⁷⁷ 见 http://www.ilga-europe.org/home/guide_europe/country_by_country/belarus/annual_review_2014_belarus。

⁷⁸ 白俄罗斯民主、人权和劳动局，《人权实践国家报告》，2013 年。（www.state.gov/j/drl/rls/hrrpt/humanrightsreport/#wrapper）。

⁷⁹ 见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SP/Pages/countryvisits-e.aspx>。

建议

93. 特别报告员重申由联合国人权机制提出的有关专题建议，包括普遍定期审查、⁸⁰ 条约机构和其他特别程序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2012 年提交的白俄罗斯人权状况报告所包含的建议（A/HRC/2018），并且提交以下的其他建议：

(a) 立即和无条件地释放其余由于行使其公民和政治权利而被定罪的人权维护者和活动者，确保他们的人权能得到充分恢复；

(b) 承认人权维护者的重要作用，无论其是个人还是民间社会组织的成员，并保障民间社会组织和人权维护者的独立性，让他们能开展工作而不必害怕遭到报复；⁸⁰

(c) 对白俄罗斯有关结社自由的立法开展一项全面审查，使其与相关的国际人权法和人权理事会 2013 年 3 月 21 日通过的第 22/6 号决议保持一致；

(d) 废除《刑法》第 193-1 条关于对未注册公共活动刑事定罪的规定；⁸⁰

(e) 审查公共结社法以及有关民间社会组织活动的所有规定和实践；

(f) 消除有关非政府组织和人权维护者接受资金的所有法律和行政阻碍，包括从国外筹资，使监管非政府组织筹资的立法和实践与国际法保持一致；⁸¹

(g) 废除政府当局可对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发出警告的自由斟酌权，该权力可让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终止并且让活动者遭到惩罚；

(h) 为 Viasna 人权中心以及所有因政治原因而被拒绝注册的非政府组织注册；^{80,82}

(i) 停止针对批评政府的非政府组织的诽谤活动，为国有媒体对非政府组织开展的人权相关工作进行客观和多元化的报道提供便利；

(j) 停止司法当局对报道非政府组织工作的私营媒体和记者的骚扰，并且停止阻止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人权维护者进行互联网通信的行为；

(k) 停止阻碍、骚扰和惩罚非政府组织行使和平集会权，包括示威、自由集会和快闪的权利，并且审查相关立法，使其符合国际规范和标准；

(l) 停止对部分非政府组织的优惠待遇，为包括人权维护者在内的民间社会创造一个安全有利的环境，尤其是通过消除可阻碍非政府组织和公民活动者运作的因素；⁸⁰

⁸⁰ 见 A/HRC/15/16，第二章。

⁸¹ 见 A/HRC/26/44，第 138(o)段。

⁸² CRC/C/BLR/CO/3-4，第 24 段。

(m) 以公开方式定期与独立非政府组织和人权维护者开展实质性和建设性的对话，讨论有关民间社会和人权的广泛议题，包括在白俄罗斯的普遍定期审议背景下开展讨论；⁸⁰

(n) 通过对有关骚扰、威吓和暴力行为展开迅速、彻底和有效的调查，以及起诉并惩罚犯罪者，确保充分保护非政府组织和人权维护者免受此类行为的侵害；⁸³ 确保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维护者可以行使其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以及他们不会因行使这些权利而被定为刑事罪或因性取向而受到威胁和暴力对待、骚扰、迫害、威吓或歧视；

(o) 作出真诚的努力，与国内所有维护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合作，共同设立一个遵守《巴黎原则》的国内人权机构。

⁸³ CAT/C/BLR/CO/4，第 25 段；以及 A/HRC/26/44，第 139(n)段。